

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明代的三座光岳楼

耿振军

本人在编著《光岳楼题咏鉴赏》一书过程中，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，发现除聊城光岳楼外，明代还有两座楼以光岳为名，且与聊城光岳楼有渊源。现结合史料阐述如下。

聊城光岳楼

聊城光岳楼始建于明洪武七年（1374年），由平山卫指挥金事陈鏞所建。肇建光岳楼的最初目的是严漏报更、瞭敌望远，故光岳楼始称“鼓楼”或“更鼓楼”，后以地名称“东昌楼”。直到120多年后的明弘治九年（1496年），考功员外郎李贽途经东昌，与东昌知府金天锡商议，才将此楼命名为“光岳楼”。

明清之后，光岳楼成了诸多文人墨客登高望远、赋诗抒怀的雅集之地，堪称那个时代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康熙皇帝曾4次登楼，题匾“神光钟暎”；乾隆皇帝6次登楼，御题13首诗。光岳楼不仅是建筑史上的奇迹，更是一座文化宝库。六百余年风雨沧桑，它依然巍然屹立，风姿如初，见证了聊城的岁月变迁。如今，这座古楼已成为聊城最亮丽的文化名片，也是每一位聊城人心中引以为傲的精神地标。

2026年，是光岳楼652岁生日。在三座光岳楼中，聊城光岳楼是唯一现存的一座光岳楼。

德平光岳楼

明朝于德平设县，归济南府德州管辖；现为德平镇，隶属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。德平光岳楼位于德平内城北城墙上，明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由时任德平知县的程沂建立。清康熙《德平县志》卷二载：“光岳楼，在县衙后北城垣上，高耸望十余里。与学宫对峙，为邑文峰。”程沂，字春野，湖广咸宁进士，明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任德平知县，后擢户部主事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德平科举成绩不佳，为了振兴科举，当地官员纷纷修扩文庙。明隆庆五年，知县袁弘德在文庙南门外内城南墙上建“斗垣聚五楼”，又叫聚魁楼，供奉魁星。明万历元年，知县程沂到任，以“学无主山”，又在内城北墙上建一楼，称其为北楼，与南楼相对。北楼建成后，一直没有命名，直到明万历十年，知县郑材到任后，在修缮聚奎楼的同时为北楼起名“光岳楼”。德平邑贡生李宽达在《重修光岳楼记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吾邑自前明隆庆间程春野邑侯以学宫后无主山建楼于城之北隅。越数载，郑侯思成踵修学庙，更其名曰‘光岳’，盖取‘光岳气完，人才辈出’之意。”（清光绪《德平县志》卷十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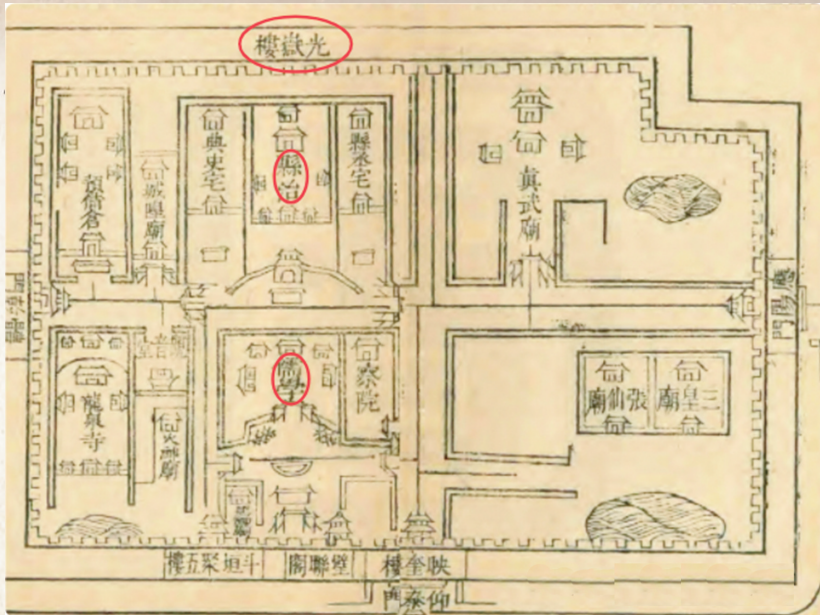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提到的“郑侯思成”即郑材，字思成，直隶安肃进士。明万历十年任德平知县，博学善诗文，工书法，有惠政，士民爱之。升户部主事，累迁布政司参议。

清光绪《德平县志》卷三记载：“光岳楼，在内城北垣上，明隆庆七年（原志误，应为万历元年），知县程沂建。万历年间，知县王霖重修，额曰‘海岱一览’。国朝康熙间，知县戴王缙重修，改曰‘海岱文峰’。光绪十五年，知县凌锡祺修复。”这里没有提郑材的名字，但说明此楼在光绪十五年尚存。

无诗不成楼，北楼得名光岳后，邑令郑材遂登楼为这一德平名胜赋诗：“楼台形胜俯全齐，下界苍茫逐望迷。日出扶桑寒霭断，天连睥睨暮云低。东来溟渤冲蓬岛，北去乡关静鼓鼙。傲吏登临多漫兴，相如词赋欲将题。”（清嘉庆《德平县志》卷十一，下同）他还于此楼宴请招待贵宾：“平原今有酒，怀抱亦如何。宾主东南美，楼台睥睨多。茂林消溽暑，明月落高歌……”

县令沈志达到任后，次韵郑令：“危楼率隼入云齐，万点烟村柳外迷。爽气朝分风度远，轻寒晚送雨来低。飞觞乐事追河朔，多垒忧思听鼓鼙。石上丹文成漫灭，遂城去后许谁题。”

邑孝廉齐廓图在《解明府招饮光岳楼》中写道：“踟蹰相从俯四隈，薰风动处绮窗开。看云时复将琴鹤，行酒无烦藉巵台。画桷雨过轻练没，平林月涌夜珠来。漫言安肃遗踪远，楼上于今奈



乾隆《德平县志》“县城图”（资料图）

雅裁。”安肃，指郑材，以地代人。

邑贡生王不显写出《光岳楼春望》：“巍巍独镇昔年楼，此日登临爽气浮。户映赤霞惊塞雁，窗含绿水射沙鸥。遥瞻暗雪基山迥，俯瞰松云泮壁幽。极目苍茫无尽处，春光相望不胜收。”

阎廷任写绝句赞美光岳楼：“光岳高楼特地开，钩盘河绕此中徊。凭栏试向南山望，齐鲁青余扑面来。”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德平光岳楼渐渐倾圮，慢慢成为历史的记忆。

扬州光岳楼

扬州市，古称“广陵”“江都”“维扬”，扬州光岳楼与当地的维扬书院有关。维扬书院位于扬州西门内仰止坊，始建于明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，由被《明史》称其为“真御史”的巡盐御史雷应龙建。该书院布局规整，是当时扬州重要的文化教育场所。书院内设有六经阁、祠堂等，用于祭祀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等理学大家。

后来书院渐渐颓废，明万历四十年，巡盐御史彭端吾重修书院时，在书馆前盖了一座楼，取名“光岳楼”。为了庆祝新楼落成，邹元标和董其昌各作《光岳楼记》一篇。

邹元标（1551—1624），字尔瞻，别号南皋，今吉水县城小东门邹家人。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，与顾宪成、赵南星称“东林党三君”。明万历五年，邹元标中进士，入刑部观察政务，因指责张居正而被贬。明万历十一年被召回，任吏部给事中，又因上疏触犯皇帝，再遭贬谪。万历十八年至四十八年，邹元标居家讲学。光岳楼成，“诸生既走吉水，请邹先生记矣。”（董其昌《容台文集》卷四）邹元标在其中写道：“乃从馆前辟层楼，以据一方灵气。蜀岭三山，若拱若揖，而诸水若带若孟，称一方奇观。楼颜曰‘光岳’，其为意诸士者，意良殷厚。”（邹元标《存真集》卷五）

董其昌（1555—1636），字玄宰，号思白、香光居士，松江华亭（今上海市）人。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历任湖广提学副使等职。万历三十七年，任福建提学副使，赴任45天即辞而归乡。书院楼成，董其昌应邀撰写《光岳楼记》。

他写道：“维扬之有书院也，盐使者创也，中废。四十年，侍御彭公以盐政之暇，复其旧观，加润敞焉，布之条教，秩如也。已，稍采形家言，因吴比部之绪，于是有光岳楼之役。”（董其昌《容台文集》卷四）吴比部之绪，指退隐的想法。吴比部，指吴璫，隐士。

明末清初，钱谦益撰《重修维扬书院记略》，记录了书院的兴衰历程。清雍正时，维扬书院毁废，此后未再重建。笔者通过翻阅《扬州府志》和钱谦益的《重修维扬书院记略》一文，均未见有“光岳楼”之说，维扬书院光岳楼这个名字并没有叫响，只有古籍里邹、董二人的两篇《光岳楼记》还在诉说着这座楼阁的曾经。

明代，三座光岳楼曾在不同地域默默守望。按年龄论，其建立时间相差悬殊，聊城光岳楼建立最早，也是现今唯一的存在。以功能而论，聊城光岳楼起初是“观敌瞭远”的军事楼，后来才变为“文化楼”，而其他两座楼一出生便顶着“文化楼”的光环。以渊源而论，郑材去德平前曾任博平知县。其间，聊城知县白一言还曾于光岳楼设宴招待过郑材。可以想象，正是对聊城光岳楼的极其崇拜，他才用这一名字为德平北楼命名。扬州光岳楼的名字可谓昙花一现，但作为当事人的彭端吾、邹元标、董其昌往返江南与京城都多次经过聊城，聊城光岳楼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故笔者推断：两座光岳楼名字都应是借用了聊城光岳楼，这也恰恰证明了“光岳楼”这一名字的深刻内涵和诱人之处。

